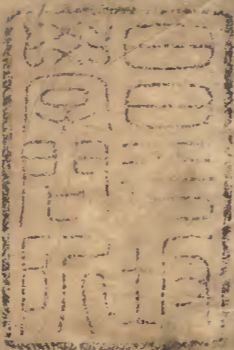


月日各行實



漢書門			
八	九	六	二
四	一	九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七	二	二
八	九	八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82
冊數		4(2)
函號	287	155

三四



內閣行實卷之三

淺草文庫

豐城雷禮輯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江西臨江府新淦縣人自幼嗜學問

從前進士聶鉉受春秋經得其微旨未第時與同邑練子

寧俱有特名練嘗自許為忠臣以良臣期幼孜革除間練

職憲臺幼孜中庚辰二甲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及靖難師

過江練死節幼孜不果往會

文廟正位遂改翰林院檢討簡入

內閣轉侍講求樂二年

皇太子立日講經史幼孜纂集春秋十二公事名曰春秋要旨

五年遷左春坊左諭德仍無侍講階奉訓大夫永樂七年
扈從

車駕巡狩北京八年二月

上親征北虜胡廣楊榮及幼孜從之次永安甸雪初霽諸峯奇
絕

上曰雪後看山此景最佳過雞鳴山躡野狐嶺

上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

上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近即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為塹
因壑為池守茲巖險雖有鐵騎千羣安能飛度耶次鳴鑿
戍

上曰此大伯顏出其西北則為小伯顏山其東北則為開平汝
等觀此始知塞外風景也

駐蹕凌霄峰

上召至帳殿夜分乃出次環瓊圃指示塞北山川曰古交河在
今哈刺火州兩河相交故名水齧沙出唐之碑蹟尚在也
次小甘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虎豹色皆如
之所謂長白山也至長清塞曰至此南望北斗矣經濶濼
海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凡七河注其中遂名為
玄溟池次通川甸又遙指海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爾
等記之冬還南京陞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十一年扈巡北

京十二年扈從北征是年冬還北京命脩五經四書性理
 大全統總裁官十四年進翰林院學士仍無右諭德階奉
 議大夫賜織金襲衣本年冬扈還南京十五年扈巡北京
 預修○高廟實錄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士仍無學士二
 十二年扈從北征次開平○上召至幄中諭曰朕夢神人
 語曰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也豈天謂茲寇乎幼孜請班
 師○上曰卿言正合朕意即命草詔次長樂鎮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柏人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
 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有志者事竟成○陛下聖志如此
 天必助順也次清平鎮○上宴羣臣命內侍歌○高皇御

製詞五章曰此○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戒荒淫酣醜
 之失也朕嗣洪業惟恐失墜尚相與勉之於是自製五章
 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為言仍命內侍歌之次清水源命
 幼孜刻石紀行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也既旋師中道○
 宮車晏駕初喪至歛皆揚榮與幼孜據禮行之既揚榮先
 馳歸報道中之儀皆諮幼孜而行
 仁宗嗣位進戶部右侍郎無文淵閣大學士踰月加太子少保
 無武英殿大學士尋典內制賜之銀章一曰繩愆糾繆是
 歲持節冊梁王及趙王妃洪熙元年命無禮部尚書階資
 善大夫三俸並支尋告歸省丁憂宣德元年脩○兩朝實

錄起為總裁官明年持節之寧夏冊安化貞寧二王妃歷
覽周秦漢唐之墟悉見賦咏所過兵民休戚事竣上封事
上嘉納之五年正月實錄成賜織金襲衣及金騎馬三月
命同楊士奇等選進士薩琦等八人為庶吉士十月壬午
扈從巡邊度鷄鳴山

上曰唐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嘗過此山對曰太宗後亦悔之此
澗忠閣所繇建也○上曰山崩于元順帝時人謂元亡之
徵信乎對曰順帝亡國之主也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
自古聖帝明王未嘗無災異國之存亡繫乎君之仁與不
仁而已矣六年遘疾屬纊子姓有干澤者正色斥之曰君

子所耻正襟危坐而卒壽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幼孜為
人簡易沉默溫裕有容居家敦孝友之行既仕事○上以
誠持論必正扈從北征時道中士卒有憊者○太宗皇帝
知之以問羣臣未有對幼孜直對宜遂班師凡於公務致
勤不倦處同僚能讓於人汎愛無忤其學該博文章和平
寬厚類其德性四方求者無虛日靡不酌應得其一篇一
詠者皆寶重之書無工真行嘗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
四不伐善不矜名初陞學士寵賚日加即以盛滿為戒名
其燕處之居曰退菴所著有北征錄

殿學記云予觀國史稱述文靖簡易沉默溫裕有容且不

伐善不矜名名其燕室曰退菴古所謂金玉君子者乃其人也七人之中保全始終堅立名節如公者蓋不多見也野記云 太宗崩于榆林川 仁宗在南京帳內左右良窘擾金文靖公速集諸內侍令秘不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收入內幄召攻金者入銷錫製為柶柶成萑欵而錮之殺工以滅口命光祿日進膳如常儀隨作二詔一為遺詔入

朝一召

東宮於留都俾星馳即位比喪達京師無有知者皇太子至遂發喪易梓宮成禮金文靖鎮定之功迥不可及也

已

○楊溥字宏濟湖廣荊州府石首縣人夙稟醇質立志苦學革除己卯舉湖廣鄉試第一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刊文曰初學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玉堦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既而中庚辰二甲進士授翰林院編脩永樂二年○仁宗正位東宮陞司經局洗馬無編脩一日東宮問漢廷尉張釋之之賢溥對曰釋之誠不易得然世豈無其人但無文帝寬厚仁恕之君用之爾釋之固難得文帝尤難得也退來文帝關治道者編為事類以進

皇太子嘉納之十二年七月○車駕北征東宮遣使奉迎稽緩
漢王高煦譖之○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黃淮先至下
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不識金
問何人乃爾得待東宮命法司鞫之辭連溥及芮善王愷
遂俱逮之淹禁十年家人供食數絕粮又○上命叵測日
與死為鄰溥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
書何為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五經諸子讀之數回不以貧
窶患難介於中

仁宗登極釋溥擢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本年陞太常寺卿
仍兼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己卯建弘文閣于思善門之左

命溥掌閣事選侍講王璉侍直改溥士陳繼學錄楊敬為
編修訓導何澄為給事中俱輪班奏對○上親握閣印授
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
理道助卿等有所建白即用封識以進十一月丙申溥密
疏言事

上褒答曰覽卿所奏為國家計誠合朕心但望始終如一知無
不言贊朕致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懃特用酌報賜寶鈔綵
幣卿其領之○宣宗嗣位復還內閣預脩○兩朝實錄為
總裁官宣德元年高煦反既獲陳山請襲趙王溥與楊士
奇執不可趙邸獲全十二月○上召溥語及治兵之道溥

曰兵貴訓練有方撫養得宜○上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必氣銳志果而後可用若素不訓養一旦驅之矢石之間進退失措何望有濟溥曰誠如○聖諭四年正月○上御齊宮召溥諭曰朕即位以來今四年常念祖宗創業之難子孫守成之不易夙夜惓惓未嘗敢忘今幸百姓初安皆賴○天地祖宗敷佑蓋亦羣臣勵翼之功朕恒自喜然自古國家禍亂每生於不虞朕未嘗不以為憂溥對曰聖人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今

聖心如此是以膺天眷福蒼生也○上曰滄海之大皆由江河之助古之君臣更相戒飭克致太平號稱賢良若為君不求資於臣為臣不克輔其君欲其善治未之有也比來人臣多進諛辭殊厭之卿宜輔朕于善道對曰臣荷至恩敢忘報稱

上曰卿覽朕有過舉直言無隱即為報多矣溥曰自古直言非難受盡言為難○陛下樂聞讜論臣敢不竭愚衷是年秋以母喪去任詔奪情起復居宥密以便咨訪如弘文故事不與機務十月

上幸文淵閣諭溥曰朕聞有道之君願治之主崇禮儒臣講求治道卿等職專秘閣朕躬至此冀有所聞稍暇當復至卿等必有所陳論也遂制詩一章賜之五年正月實錄成賜

溥白金十鎰羅衣一襲絳幣十二端六年十二月○上御
文華殿溥同楊士奇楊榮入侍諭曰朕念○祖宗積德累
善篤生

太祖繼天立極創業垂統○太宗迅掃姦回再安宗社

皇考仁宗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天位夙夜不
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
成詩揭之座上朝夕覽之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今以
刻本賜卿當亦思○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易盡心輔朕
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溥頓首受賜九年秩滿陟禮部
尚書兼學士十年○英宗繼統命溥復入閣與楊士奇楊
榮同知經筵正統三年總裁○宣廟實錄成加少保禮部
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溥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由
學而能致治者

先帝在御時切諭臣等此事○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禹湯
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望早開經筵以進

聖學當豫擇講官必得學問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達大体
者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左右隨侍之人用輔養本原皆見
嘉納又上疏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
嚴寒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
方且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懲

其惡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所以全其
生以圖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戍庶
幾人宜水土兵政有脩詔廷臣議行之十一年卒于官年
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溥為人謙謹小心篤於操履接吏
卒亦不敢慢嘗曰士君子一言一行幽明無愧然後無負
於父母生身之恩又曰人必有躬行之實然後可以訓子
孫初鄉試為首選胡儼典文衡後儼為祭酒溥已在禁垣
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辭入兩高之

水東日記云楊文定公最善王檢討振張修撰益相見輒
出所作就二人評有所改易即樂從公亦善改入文字泰
和陳學士當筆撰祭文公欲有所易陳忿然不平見於言
色公即已之又云嘗聞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
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

菽園雜記云楊文定公溥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言所
過州縣備官迎送饋遺之勤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時知
江陵縣頗不為禮公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
府其為縣才八月而已

天順目錄云予在學堂讀聖賢書知弗為異端同類有掛
其像者即斥其非以為名公巨儒決不如此後居驗封造
冢宰宅見正寢東嚴整一室疑必家廟問之則曰佛堂也

不覺駭嘆又以為文章名世者必不爾既而見石首先生
庭中高懸一幅視之乃觀音像也不覺失笑嗚呼入其人
火其書果誰望耶

瑣綴錄云宣朝宸好詞章選南楊與陳芳洲二先生日直
南宮應制南楊思遲陳芳洲思敏一日命御製壽星贊陳
援筆贊云渺南極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統兆皇家兮永齡
我懷思兮治平賴忠貞兮弼成宜壽域兮同升南楊以指
圈畫壽域二字欲易而未就時中官促進甚急曰先生有
則改無則罷遂取去賜內閣問西楊先生曰壽域二字何
如西楊應曰八荒開壽域中官還告南楊曰八荒開壽域

此句詩何如南楊曰好詩中官曰先指壽域未為好也南
楊默然少頃陳退食遇西楊於端門西楊語陳曰適賜壽
星一贊甚佳必大手筆也陳唯唯後正統間朝鍾一日不
受杵命內閣述詞鍾文南楊入室中翻舊稿不得太監候
久促陳芳洲曰先生何不作陳乃白南楊曰舊無此稿先
生第口占我寫南楊乃起一語陳遂續成之○仁宗昭皇
后當題主附廟南楊執稱

皇太后衆不能止及後奉命御製修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大
學之碑時西楊寢疾不能出密旨封令西楊另製一通題
曰大明新建廟學之碑進呈遂用之南楊又執用其題西

揚具本論允言重建者諸既作之後又作之廟學雖前元所建非

國朝事此不可論且廟與學二者若只書大學而不云廟於禮未安請通改作新建廟學四字為宜廷議雖趨西楊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二公學識如是可知

殿學記云予觀國史謂溥與士奇榮相繼入相時稱三楊士奇有相業榮有相才溥有相度雖兒童婦女咸知其名然繫獄不改其操秉鈞不渝其忠史謂謙恭淳謹不愧斯

言已矣

餘冬云○英廟之初立年在幼冲朝廷大政承○張太皇

太后指裁為多○太后常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英宗東立英國公西下立○太后召問之人皆有獎勵之辭及溥乃嘆曰○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仁宗監國于南時○太宗方寵漢庶人有代嫡意溥以翰林學士切諫下錦衣獄者十年○仁宗即位始出溥數月遂為大學士故太后有是言因顧○英宗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

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三楊總論

天順目錄云宣廟時三楊任事思天下之士不由己進退
敕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且薄吏部尚
書郭璉不學無術但老臣至此尋勅今後御史知縣許在
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
競之風大作以賊露者甚衆尋有以弊言者遂罷御史知
縣舉保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於三楊之門皆由其操去
取之權也西楊雖偏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頗
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亡進退
天下人才之萃遂移於中官王振邪正倒植矣

又云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舉

未盡得人乃今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為美
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
景太初遂罷此例乃從吏部自擢時予在銓司乃將六部
郎署年深者第其才之高下為一帖御史為一帖給事中
為一帖南京者附之方面有缺持此帖于尚書王直前斟
酌用之將盡復增之其推用之時人皆不知命下令人傳
報彼方驚喜正謂各官舉時有九年將滿者以其自首不
求知於人耻為奔競至此不得已而亦造人之門况其素
行奔競者會舉方退聽舉之人已預知之不待○命下而
職位地方無不曉悉且又不知所舉之人才能高下但以

舉主官大列名在前者其所舉之人官亦大以此輿論不平及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協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為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雖不能盡知其人却出於公道故也

水東日記云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先生以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蓋初以姓同亦畧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固出西江而文定郡每書南郡乃因以南楊號焉

又云文淵閣宥密之地外臣非公事不能至廷陞機宜無敢泄者楊文貞文定文敏三先生典刑尚存文貞間遇知己或問近日外間有何事或某事便否亦甚鮮也後來者則有稍稍傳聞於人甚而方面官

見辭後必造謁或拘舉子入考文學又甚而造膝之言代言之筆不待莫出禁門而已徧告多人斯極矣此不惟係大體之得失而才器之大小福量之薄厚亦於是乎見焉

瑣綴錄云國初革中書省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內閣選翰林六七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對叅決政機隱然相職而官不過學士洪熙初始陞孤卿皆替邸舊人而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干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無幾國用有餘民間人稀地廣法網未密財利無制○宣殿英武乾綱獨斷百司守令久任不更官民相安天下

號為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著時福建僉憲廖謨杖死驛
承事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互爭
不決請裁於

太后王振因而進言二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
調降府同知○太后聽之自是振日拾摭內閣之誤裁決
一歸於振三楊乃迭請告展省適宗室中有遺東楊土物
者振將發其事西楊以東楊不在京辨解之東楊聞報無
程造朝觸冒瘴疹卒于錢塘以此振權益專好大喜功遂
因麓川思機發思仁發兄弟讐殺遽有麓川之征遣將出
師疲耗中國濫費爵賞所爭荒夷之境竟何益於○國家

乃致九溪苗獠乘機不靖兵連禍結延至葉滿宗鄧茂七
黃蕭養輩相扇而起極於土木之大變此皆三楊失柄於
初不能沮振之所致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
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蓋所
善者多也丘仲深雜著云一時賢相比稱三楊躋矣然當
其時南交叛遠乾龍易位勅使旁午頻泛西洋曾無一語
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大變誰實啓
之春秋責備賢者其能追乎

塵談錄云我朝相業以三楊為首然亦賴

朝廷委遇而責成之正統初○英宗以幼君臨御張太后在

上有擁護之功凡事專任三楊百司奏事必命中使諮議
 然後裁決中官王振一日以事至閣楊少師士奇有所議
 擬振輒可否其間公憤懣而歸三日不出○太后遣使來
 問楊少師榮語其故○太后震怒詔鞭振遣人押至閣下
 謝罪且戒之曰再爾必殺無赦用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
 安及 ○太后賓天三楊亦先後下世振始弄權天下
 遂多事矣

○張瑛字子玉直隸順德府邢臺縣人洪武丙子鄉貢授陝
 西寧州訓導調武德衛學再調宿遷縣學永樂戊子秩滿
 九載擢吏科給事中十一年冊立

宣宗為

皇太孫瑛與選為伴讀二十二年

仁宗嗣位遷左春坊左中允尋進左諭德本年復改司經局洗
 馬洪熙元年三月錄瑛舊勞陞行在禮部右侍郎宣德元
 年轉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入閣二年丁未加禮
 部尚書仍兼大學士五年正月總裁

兩朝實錄成賞白金六十兩金織羅衣一襲綵幣十端本年因
 瑛行事與陳山相類干外議調南京禮部尚書七年十月
 瑛上言天下儒學廩膳生負計三萬有奇歲食廩米不下
 十數萬石

朝廷養士之隆自古鮮儼洪熙定制舉額人數應天歲取
八十人宣德以來稍加增益凡諸省皆然臣愚以為人才
與氣運相為消長不可預為額數才寡而數盈其失也濫
才多而數少其失也隘矧今各府州縣教官多員缺學政
廢弛士習多未正請自今副榜中式悉補教官其鄉試額
數量為加補疏入下之所司九年甲寅丁憂奪情起復賜
御詩十餘軸楮萬緡正統元年卒于官年六十二

殿學記云予觀國史謂瑛儀觀魁梧持已莊重文章政事
非其所長予切惑焉夫渾朴多木強老成類遲鈍唆唆若
不能言者箴辯於訥蹇蹇若無能為者晦巧於拙然則予

王若是班乎跡其所言豈其然乎

○陳山字汝靜福建延平府沙縣人洪武癸酉舉人永樂初
年授奉化教諭六年召脩永樂大典陞吏科給事中八年
丁憂十年起復到部擬陞廣東右布政使特留掌六科事
十一年偕張瑛侍

宣皇講讀二十二年

仁宗嗣位遷左春坊左庶子洪熙元年陟

行在戶部左侍郎宣德元年陞戶部尚書無謹身殿大學
士入閣

詔領大學士日侍文華殿充

兩朝實錄總裁嘗墜馬傷足

上親調藥酒

賜之時高煦反形已具

上親征

命山留守師旋山迎

謁請間謂宜乘勝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

朝廷永寧可無蕭牆虞也

上召楊榮以山言

諭之榮曰山之言

國之大計請先

勅責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六師奄至可不旋踵而擒也楊

士奇楊溥執不可

上悟其非遂薄山不復任四年十月朔

上御左順門遙見山趨

朝問楊士奇曰汝試言山何如入對曰山雖侍從日久然寡

學術昧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趙邸幾為所誤近聞干謁諸司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

斯人貽濶也遂

命改山輟機務專授內豎習書九年疏陳休致卒于塗年七

十有詩策奏議蔽干家

殿學記云予觀

國史謂山存心險刻臨事乖方趙邸之謀終身蒙訾信乎擇術不可不慎也

○曹彛字德恒直隸真定府寧晉縣人曾祖克柔祖庭訓父祉咸隱德弗耀彛幼有遐志日誦數千言居常篤行事繼母備極孝養永樂癸卯舉鄉薦宣德丁未中乙榜授代州學官疏辭不受銓曹啗之改任泰和典史時中使旁午至郵無虛日彛處之裕如公暇即延禮師儒講明理性宣德壬子督部工匠赴

闕疏乞入試中第二人楊文貞公一見奇之明年

廷試

宣帝策以羲禹河洛象數彛對稱旨

上親擢第一

賜宴于禮部永為定例授翰林院修撰從楊文定公遊所得益深正統改元

英廟初御經筵掄選講讀官彛首預焉敷納明暢聞者益敬三年預修

宣廟實錄轉侍講五年

命入文淵閣辦事甲子進學士乙丑

廷試讀卷得商輅為第一是歲陟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

閣學贍行端內剛外和識達政体才智出入為

芳廟所眷注

國朝制母止封兩人正統十二年彛陳情乞將前母孟氏一

体追 贈 詔允之不為後例蓋特恩也十四年己巳五

月戊申彛奏侍講劉鉉脩撰王振堪教庶吉士脩撰許彬

郎中潘勤堪督四夷館從之七月虜酋也先大舉入寇中

官王振力請親征

上命武官英國公張輔等文官兵部尚書鄺埜等及彛與侍讀

學士張益扈從巡邊是月壬寅

車駕次雞鳴山癸卯次萬全峪是夕金星犯亢甲辰次懷安是

夕黑風四塞乙巳次天城丙午次陽和是夕火星犯土丁

未次聚樂驛戊申次大同庚戌次雙寨王振蔚州人邀上

幸其第辛亥次滴水崖壬子次洪州癸丑次白登王振益

恣肆迫挾進兵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

日跪伏草中噤無一語惟欽天監正彭德清首斥振曰象

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彛

繼之曰臣子固不足惜

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儻有此亦天命也八

月辛酉次土木命太監吳亮相地布營陣未定虜已據南

河次日虜偽退王振復矯制起營迫之虜大蹂躪我師敗

績死者十餘萬人彛及諸臣五十二員皆死之

景帝聞之贈彛榮祿大夫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

袞遣官諭祭官其子恩為大理評事

英宗復辟加贈太傅改謚文忠又官其孫為錦衣百戶

閣學記云予觀李文忠公及劉文安公奏疏謂自古夷狄

之禍未有甚于土木之難者夫漢之冒頓桀黠方張唐之

安祿養已久宋之遼金及元則又中國偏安勢匪其敵

我

明當全盛之時王用三驅高墉射隼而乃受制闖豎親勞六飛

至使全師覆沒善人殄瘁如彛者衆然為廷魁首元喪大

半身膏草野不亦可悲乎予故備述國史亦以為世鑒也

已

天順目錄云予榜狀元曹彛為人疏通爽俊初為校官不

樂願得繁劇一職改泰和典史益進學不倦復脩舉子業

遂登進士第西楊先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秉政士

林榮之自東楊沒后議大事多決於彛明敏之才相類焉

雖王振恣橫而亦曲加禮敬沒于土木之難

○馬愉字性和山東青州府臨朐縣人自幼篤學文思迅發

宣朝嗣位之二年首擢進士第一名初國朝登科以來南北並

試未有北人居首選者有則自愉始也是年立石題名大

學士楊士奇奉

旨撰文備叙其盛識者已占愉為遠到之器正統元年以修撰同考禮闈會○經筵缺人楊士奇薦愉學行進侍讀與苗衷高穀曹霖四人同侍○經筵三年與修實錄成陞侍講學士五年命同曹霖文淵閣辦事乙丑主考會試得商輅冠禮闈及廷對仍賜進士第一名入服其識鑒本年陞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入閣愉在內閣性資淳篤論事務存寬厚嘗奏讞疑獄經年不決者多所平反愉為

英廟所簡注常因父病○上察其情特賜歸省蓋希濶之賜也十三年忽晨起趨朝仆不能語事聞即命醫往治越四日

卒年五十三

上聞嗟悼賜棺槨賻銀萬緡命有司營兆域贈禮部尚書兼學士舊例贈者無兼官兼之自愉始所著有澹軒集

閣學記云予觀山東志謂愉淳雅寬厚行義可式及讀國史則又云端重簡默自處澹如門無私謁於乎使居台揆者其門如市其心如水何愧于愉哉

○陳循字德遵江西吉安府太和縣人蚤有文名永樂甲午舉鄉試第一名十三年乙未會試當第一考官梁潛以鄉曲避嫌改取林文結又以結字罕見改取洪英曰此洪武中英才也而循第二及廷試擢第一授翰林院脩撰○太

宗時重儒臣賜萬寶坊十六年駕幸北京命循往南京取
載秘書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詣行在遂留用之
十九年三殿災循上疏多見采納洪熙改元轉侍講宣德
初年命與楊溥專直南宮備顧問又賜第于玉河西五年
庚戌擢侍講學士時御史張楷上詩涉時政忤旨循力拯
之獲免六年辛亥御史陳祚出按江西即按所上疏勸讀
大學衍義書左右讒嗜欲邪佞等語有意譏訕

上不悅遣官校逮繫并籍其家會問翰林儒臣循對曰是書述
帝王修己治人之要誠所當讀俗士迂濶且處遠外不知
聖上嘗讀之矣怒之誠當但緣於忠愛所發無他也○上意稍

解竟緩其法正統元年命兼經筵官七年壬戌擢翰林院
學士甲子命入內閣乙丑遷戶部右侍郎仍兼學士十四
年陞戶部尚書仍兼學士循首相奏復近侍翰林官於早
朝時當立於金臺左側於午朝時當先諸司奏事悉從之
本年土木之變也先擁駕入關索大臣于謙胡濙王直出
迎衆知其詐循奏請勅各邊精騎入衛京師又多發榜文
招諭回達以疑其心也先計窮復遁景太元年四方多事
兩京降灾六科十三道給事中等官葉盛等各奏修省循
與苗衷高穀等自劾○景皇悉宥之方○聖駕未遯國是
兩在循摸稜無定見及也先遣使請和○上諭循等於文

華殿曰也先背逆天道邀留○上皇不共載天之讐如何
可和循等請勅諭阿剌弁賞來使令回以緩其譎詐之情
仍勅在京各營各邊關整搦軍馬以備從之未幾虜悔過
送○上皇還京循等因吏部尚書王直等奏請遣使迎復
還居南宮景泰二年陞少保兼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三年○上欲易儲先啖左右於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
兩銀倍之循輩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為可立而○茂陵竟
廢命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循既獨寵任集古帝王行事名
曰勤政要典上之甚見嘉納七年修寰宇志凡例一準方
輿勝覽有以戶口為言者循執議不從曰此非造黃冊子

何用戶口惟詳列進士之名一一書狀元及第識者鄙之
書成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是年循子瑛與王文子倫俱順
天鄉試主考劉儼黃諫等不為錄循與王文奏劉儼不公
欲抵之罪有旨令翰林科道官覆考於是阿附者以瑛
等文章合式得特賜舉人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罪狀不
報景泰八年正月○上染疾不朝十二日禮部會內閣及
文武群臣議立東宮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循等會本請復
立○茂陵未及上而奪門之兵起矣徐有貞以功入閣助
石亨除循輩謫循戍遼東鐵嶺衛未幾詔還鄉以壽終循
久在詞垣深知先朝典故應酬揮筆立就入內閣掌機務

典冊制命皆出其手屢為考官去取精當所著有芳洲集
天順目錄云翰林實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
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
薄之流無由而退至天順初重修通志惟擇進士出身者
此輩自知不可居此碩補外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除之
因其才而高下其職無不自遂翰林為之一清

名臣錄云南京吏部尚書魏公驥請老至京閣老陳公考
試時所取士也來見謂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於朝
碩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
一已事安得善終

瑣錄云景泰中纂修寰宇志館中諸公多不至閣老乃
令閣門吏每晨會後具報至否揭不至者職名於東閣上
芳洲因揭一對云朝參未到荷聖朝恩有覃時纂述不來
奈志閣書無成日人以為得斯文相規體

瑣錄云景泰丙子劉宣化黃廷臣考順天鄉試時王千
之陳芳洲二公之子不偶適譯字劉淳卷已經翰林考中
送入場不及填榜故二公因劾以違制并擬所命題雖欲
自絕有無正統等語請如洪武間坐三吾等罪例重開科
考試○朝廷止命翰林會同多官校閱衆謂去取差錯題
犯嫌諱考官不能無罪二主考甚懼不測惟高先生素厚

內閣行實 三卷 十四
黃同鄉翌日早○朝奏事畢出班跪稱少保臣高穀有事
門上說因召至榻前具白其情遂釋主考不問且許二公
子會試二公復上疏內批敢再打攬以大臣擅法論於是
士論不韙之然是科小錄亦不足觀踰年二公坐誣王死
陳戍宣化亦疾卒時宣化同年陳汝言用事言於○英廟
遂得謚文介蓋二公竟以此失名宣化偶以此得名事固
有幸不幸者。

殿學記云予觀瑣綴錄所載陳芳洲事語多近俚及觀國
史乃見其城府深刻羅鉗吉網靡所不為視厥初疏陳諸
事力救張楷陳祚若有睽焉不然又胡為乎力詆劉儼黃

諫末流至此極也豈孔子所謂患得患失者耶

又云謀取鄉人冢域傾陷御史周鑑王豪士論鄙之

天順目錄云景泰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啖其左
右初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輩惟知感
惠遂以太子為可易於是假以外僚陳奏謀易太子乃會
文武群臣議其可否有執以為不可者即以利害休之無
一人敢異辭于是擇日立之即以宮僚美秩付之閣下任
其所取文武大臣與者十七人自公孤而下數十人為太
保者十人名位之濫一至於此惟賢等待郎四五人不與
一易之后人情悵然不平貪其利者揚揚自以為榮幸不

內閣行實 三卷 十五
知識者已知其非善後之計也已而天道一還盡革無遺
因而譴謫者亦多回視不與者反有媿焉榮辱相尋如此
士之立身不可不審也

瑣綴錄云景泰間○朝廷銳意欲脩續通鑑綱目佇俟志
書完日開館時諸閣老乘間詆本院官怠緩完期不可必
因薦所知於是丁叅議程等皆被召聶大年教授扶病入
館退食林下經宿而死其中病如章主事諤老如劉治中
實劉宣化因譏之曰生老病死若史館備矣一日丁叅議
與宋尚寶懷尚氣失色忿詈於館中陳緝熙遽成一詩云
叅議丁公性大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

發強言汚玉堂同輩有情難勸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
班馬韓歐輩曾為修書開幾場明日二人聞知悔恨自解
謝曰毋更貽斯文笑也識者以是知此書畢竟無成蓋執
筆者多非其人也

立齋錄云景泰八年正月十二日禮部會內閣及文武群
臣議立東宮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內閣陳循等招石亨東
閣會本請復立茂陵為皇太子亨對曰

上今有病休要激惱他又言少停慢慢說話見得人多不曾說
得初

景皇帝有病群臣不知其劇本月十三夜石亨獨蒙宣到

郊壇齋宮榻前面受命代行禮親見知必難起於是時有南城之謀十七日早四更時有郎中龍文至循家文素善張軌得之軌告前日石總兵與循計較說道西邊病重難起若請立東宮不如就請

太上皇復位可以得功嘗要與循說奏循不着却與徐有貞計較曰先要與陳學士說不曾說得本官回言陳學士往日在人前說爾無功封侯此事如何與他說他見為首請立東宮他得知西邊難起是的一夕會集百官懇請○太上皇復位大衆所謂必無功賞切不令知令亨只納内外典兵柄者三五人密為之庶幾功勳有歸權寵在已又與亨

計必須捏个事故方显吾輩功高此事在今日早發

○苗衷字秉彛直隸鳳陽府定遠縣人學術醇正舉應天鄉試求樂已丑會試中式時

車駕巡狩北京詔中式舉人陳璲等八十四人寄監讀書越辛卯

車駕還京廷試擢衷第二名宴於會同館授翰林院編脩屢典文衡宣德五年預脩實錄成陞侍讀正統元年內閣楊士奇薦衷學問貫通言行端正與高穀馬愉曹鼐同侍經筵三年與脩實錄成陞侍讀學士七年壬戌命主考會試得姚夔與劉儼呂原韓雍程信項忠白圭諸公俱為時名卿

十年陞兵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入閣十四年陞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景泰元年兩京多災襄與首相陳循等上疏自劾○景皇悉留之未幾襄乞致仕

景帝賜之勅曰卿以科目高第發身事我

皇曾祖考以致于朕凡四十年歷官翰苑寅畏小心朕方進卿以大司馬兼翰林院長官異有倚毗曾有幾時遽以老辭揆之古先哲王求舊之美固不能忘而士大夫甘退之節亦不可拂特賜寶鏹金綺給舟以歸以副朕懷賢念舊之意後卒于家壽八十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康官子鏊為監察御史

閣學記云予觀中都志載苗文康素履弗得其詳及讀國史稱其為人溫厚簡重外和内莊諳于世故樂道人善脩然有塵外之志予始知文康之風遐哉邈矣

○高穀字世用直隸揚州府興化縣人自幼承家訓舉止如老成人父奇之甫十歲乃遣入邑庠即能奮刀于學弱冠遂領鄉薦登永樂乙未進士第選入翰林為庶吉士辛丑授中書舍人甲辰陞左春坊左司直郎洪熙改元授勅階承務郎未幾以學行獨優陞翰林院侍講丁外艱服除還任宣德乙卯主考順天府鄉試人服其公正統改元春

英宗初御經筵少傅楊士奇等上言經筵講官必得學問貫通

言行端正者以供其職遂薦穀與苗襄馬愉曹霖四人專侍講讀賜三品章服穀每進講敷衍詳明聞者嘆服戊午預脩

宣廟實錄成進侍講學士甲子復主考應天府鄉試士無間言乙丑進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入內閣知制誥丁卯進階通議大夫十四年乙巳秋○聖駕北狩命穀留守尋進工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時○景帝即位虜情叵測邊境日嚴選使虜者中書舍人趙榮獨請往迺遂陞大理寺少卿穀嘉榮之奮忠即解所束金帶與之景泰元年都御史楊善迺○聖駕自北還議奉迺禮穀欲從厚涉疑未定有

千戶龔遂榮投書于穀言奉迺當重之意穀即袖其書以進且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陳循見之志甚穀執議如初已而○朝廷以遂榮非分得譴比○聖駕至百官郊迎穀復上章以伸前議無所顧忌聞者義之辛未朝廷以穀望重進少保仍以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壬申易儲不敢諍命兼太子太傅尋賜階榮祿大夫穀上言內外諸司惟賢是用况經筵日講關係聖德尤在得人遂薦少卿陳詢學士呂原中允楊昇都御史王文大理寺卿蕭惟禎疏上命詢鼎侍經筵文入閣甲戌南京災朝廷念

祖宗陵寢所在以穀大臣中清慎者特命往祭祀事竣被災者

千餘家悉發廩賑之歸奏稱旨是歲冬給事中林聰忤執政王文等執政欲害之乃諷御史劾其私而羅織其罪穀獨持正議卒從輕典士論譴之乙亥星變疊見上疏謂臣濫居保傅不能盡匡輔之道宜譴罷以謝天意不允丙子寰宇通志書成進兼謹身殿大學士是歲秋順天府鄉試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劉儼為考官執政陳循王文以子入試不中文章奏儼去取不公欲置于法乞詔翰林及六科十三道覆考穀時以疾不出一聞此事即強起預考考畢穀然入言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况又不安于命欲殺考官可乎因閱卷止黜林廷一人餘俱從儼所選由是儼得釋穀之名益振而拂其意者啣之穀屢求退避不允天順改元○英皇復位首召穀慰諭而留之其餘誅斥殆盡穀即上疏辭保傅二職時機務填委穀亦哀老弗堪懇乞骸骨○上憫其老特允所請賜白金楮幣織金襲衣給驛舟送歸其家復賜勅諭有曰日與親戚故舊徜徉丘園展契闊之深懷道朝廷之盛事清風高致足以勵廉而革貪夙德雅望足以敦化而道俗則鄉人永有終譽焉士林以為榮越四年庚辰以疾卒壽七十贈太保謚文毅穀天資簡重操履清介而交人不泛視義所在勇於必為雖違衆不恤也在位論薦多髡得人可謂慥慥乎篤

實之君子所著有育齋集八十卷

立齋錄云景泰初開經筵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有一講官忘其氏名拾以貽之今按宣德中李時勉為講官學士一日○景陵懷金錢至史館撒之于地令諸臣拾之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餘錢則金錢之事其來已久不知當時諸臣曾講到使臣以禮一章否

瑣綴錄云景泰三年高少保先生以陳芳洲先生獨○寵任乃疏請內閣增人實欲援知己自助意屬錢原博方私託商先生贊之良久不應高曰商公如何商先生曰再省

殊不知二公素不相得如水火然及疏下內閣推舉芳洲曰疏中有云不拘繁劇衙門則三法司亦可舉若然則吾所知者蕭惟禎也意實不在蕭特以沮錢耳高先生遽改舉王千之先生又所以沮蕭於是千之遂有入閣之命後千之深服芳洲之識量甚不足高之狹隘竟用不合時謂高先生自生一敵然千之好惡固不私也

菽園雜記云高文毅公無子置一妾夫人素妬悍每聞之不得近一日陳學士循過焉留酌聚話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即出詬罵陳公掀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撲夫人仆地至不能興高力勸乃止且數之曰汝無子法當去今不去

汝而置妾汝復問之是欲絕其後也汝不改吾當奏

聞朝廷置汝于法不貸也自是如少衰生中書舍人峒陳公一怒之力也

殿學記云予讀國史稱毅為人高簡廉靜不比匪人觀其白劉儼之公救林聰之直嘉趙榮龔遂榮之忠推是心也天日將為昭焉

○張益字士謙直隸蘇州府吳縣人少長京師登永樂乙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中書舍人轉大理寺評事正統元年三楊薦與脩

宣廟實錄三年書成遷翰林院脩撰博學強記見稱于時十四年正月陞侍講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本年八月北虜犯邊太監王振力主親征益同學士曹鼐扈駕時西寧侯宋英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大同守將定襄侯郭登因

為將旋欲有所陳論不能自達乃告曹鼐與益宜從紫荆關還益曰然即當入奏既行營入紫荆復折而東才四十餘里耳蓋竟從居庸也八月十三日

駕至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已逼不敢動兵士束手飢渴十五日虜使持書來以求和為言召曹鼐草敕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去遂移營踰塹以行迴旋之

問行列已亂爭先奔逆勢莫能止虜騎蹂躪而入奮長刃以擊我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相蹈籍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体如蝟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益與曹霖俱沒陣中及景帝即位贈學士謚文僖益為人清淳端謹文章圓熟雅健有法對客數千言援筆立就楷書亦工初益與夏景同年及見陳嗣初王孟端俱喜作文罵竹後景見益作石渠閣賦出已上遂不復作文益見杲竹妙絕亦不復罵竹竟各以其所能名世

守溪長語云土木之難益以學士從死焉後四十餘年其

子某印馬道士木設祭悲泣是夜夢其父衣冠如生來曰以紅沙馬與我既覺未甚異也忽從者來報云後隊紅沙馬一疋夜來無病暴死異之及歸詢之父老益初從駕嘗騎紅沙馬云

內閣行實卷之四

豐城雷禮輯

○商輅字弘載浙江嚴州府淳安縣人幼穎敏卓越游邑庠時學諭王端最名有經學試以舉業下筆千餘言立就即以狀元宰相期之宣德乙卯發解浙江明年會試弗利乃入大學李忠文公時勉為祭酒見而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乙丑會試廷試果復舉第一入為翰林院脩撰丁卯

英宗命選詞臣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輅與焉已巳

車駕北狩 邨王監國召入內閣備顧問預機密陞侍讀時北

虜入寇人心洶洶輅力主羣議請 邨王即真以安反側

時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虜逼京城輅與文武元僚經畧
戰守遣官撫輯旬居之虜徵各邊帥選兵入援揭榜賊營
購虜酋偽為喜寧報誘擒也先書故遺于虜營虜得榜與
書故自相疑遁明年景泰紀元陞翰林院學士本年秋
英廟回鑾輅迎至居庸關伏謁命草詔稱旨賜酒果馬匹既而
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被重刑猶欲
窮治不已輅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有傷骨肉之情由
是盧忠得罪衆皆無累三年壬辰初議易儲輅謂此國大
事有

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明日有旨會官議附和者衆竟易
儲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仍兼學士五年甲
戌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禍不可測輅因召對力抃綸竟
得免景泰七年丙子寰宇通志成擬進官秩時閣老皆職
保傳止進兼官擬輅陞兵部尚書稿定少保陳循屬輅繕
正遂付太監王忱將進少保王文耳語王忱云諸總裁皆
止進兼官商豈可獨陞至期勅出輅仍舊兵侍加兼太常
寺卿衆愕然不滿丁丑春

景皇帝不豫與陳循等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輅援
筆增二語云 陛下為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
章皇帝之孫擬詰旦進至期變作正月十七日也

英廟復位即日以迎立事置少保于謙王文等極刑召輅與高
學士殺入便殿慰曰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向心如今
正要用爾宜用心辦事且計議改元年號草詔頒敕石亨
密語輅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款輅曰舊制
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騰誣謗輅欲附致于少保刑案太監
興安和解 上愈怒興安曰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
置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爾耳 上怒稍解乃坐削
為民輅去後

上每念商學士朕所取三元嘗與姚夔效力東宮最多可惜其
去議者從旁排擠竟不復召

憲廟即位之明年追念舊學遣使驛召之輅於次年春至京以
野服見懇辭不允復舊任首疏八事勤政納諫儲將才飭
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
造士 上嘉納之戊子以地震乞休不允是夏 慈懿皇
太后崩詔議葬禮輅與彭文憲時力言祔葬祔廟以躰
先聖篤夫婦之懿昭 今上全母子之情斷不可有異議
至率廷臣伏闕泣請

上為感動率從之尋因羣見言官有所誣詆輅力求退奉旨朕
用卿不疑何卹人言至詰責言者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
商輅何不可欲加譴輅言臣嘗勸優容言官已荷嘉納如

脩撰羅倫復請召用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特允
所言召輅至榻前勉慰再三尋陞兵部尚書仍兼學士時
皇莊甚為民厲輅言天子以天下為家何以莊為又番酋
滿四叛官軍往討未下廷臣覘再出師邀功有危語輅與
彭時執不從未幾捷至 上喜賜輅等俘奴各一已丑冬
煖陳特政之弊辛卯冬彗見復上八事一曰崇正道二曰
謹命令三曰親賢臣四曰慎賞罰五曰納諫諍六曰勵官
守七曰恤軍民言極懇切多見稱納 上一日議及邸王
監國輅覲綏言有社稷功當復帝位號左右聞者皆泣下
上聞之亦泣遂復景帝號壬辰以天下水旱相仍請省科

歛減力役寬兩稅弛利禁悉從之是冬奉敕脩資治通鑑
綱目乙未夏進無文淵閣大學士丙申加太子少保改吏
部賜冠帶一品服時禁中建玉皇閣于宮北將有事焉輅
上疏曰 皇上為此無非上為母后祝釐下為生民祈福
聖心誠敬人所共知但稽之千古未為合禮昔傳說之告
高宗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乞將前
項神祠停罷神像送宮觀侍奉祭服祭器樂武之具送太
常收貯一應齋醮之事悉皆停止勿為褻瀆庶幾天心昭
鑒可以變災為祥 上是其言即罷之夏月皇子薨 憲
皇以嗣續為憂左右知西宮儲二已長但懼忌無敢語輅

獨婉轉探引東宮乃立復上疏畧曰 皇子聰明岐嶷國
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內外稱
贊貴妃之賢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 皇子之母因病另
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為未順伏望 敕令就近
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養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以
遂其母子之至情愜衆人之公論逾月東宮母紀貴妃薨
輅舉宋李宸妃故事嬪歛悉如禮尋因黑青見條陳弭災
八事曰番僧國師不得重給符券曰四方常貢外勿受玩
好曰諸色人許直言自違曰分遣部使者慮囚以理究抑
曰停不急營造曰實三邊軍儲曰守緣邊關隘曰增置雲

南巡撫又宮門災工部請命中官採木蜀楚輅爭以為不
可 上皆嘉納丁酉命兼謹身殿大學士時內官汪直新
坐西殿威擬至尊內外官卧不帖席輅疏十罪并指群小
常瑛王英輩過惡以聞且云用此人實際天下安危 上
恚曰用一內臣焉得係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旨詰青巖
厲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該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
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備
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改
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咋舌而退即日徹

去西礮由是見忤於直會前輔臣楊榮曾孫暉以罪逮至京語連及輅直從中主之輅亦決於求去遂加少保給驛以歸抵家十載始奉贈太傅謚文毅輅丰儀山峙襟度淵澄詞氣溫徐居平敬慎不懈接人恭遜早擅三元旋登內閣以經濟為已任以薦賢為首務間論古今治亂事幾得失賢否疊疊不倦文牘盈案裁決如流中遭誣罔夷然不較權奸既敗事白復起倚毗益切建明良多一時檢壬構傾舉無能為卒之身退名完德業著於當時風聲聳於後世視古名相碩輔如勃之重厚崇之應變且之沉靜亦何忝哉先後蒙賞賚金幣冠服書籍鞍馬飲食之類頻腆而自處泊然一主考會試五為廷試讀卷官皆稱得士於書無所不讀為文渾厚雅贍詩主平淡不雕刻有集若干卷傳於家

楊子器傳云公致仕歸北劉先生見其子孫多時乃嘆曰其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也

瑣綴錄云公罷政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命至日殺竊謂難稱職名及陛見方巾絲絲青布圓領自稱原籍為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聞者謂其妄帖

內閣不實
已卷
六
菽園雜記云商文毅公輅自內閣罷官歸工侍杜公謙時
為主事治水呂梁遇之獨厚商后被召復職每汲引之
致學記云予以闕逢敦祥發練浦汎清溪艤掉洞江眺望
文毅之廬高峰迴合千巖蜿蜒意其為間氣所鐘也及讀
國史乃見其諸疏侃侃有大節於乎宋之王旦王曾宋庠
俱以三魁致位宰輔若文毅者視古先哲何如耶

○彭時字純道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人自小端重寡言不與
羣兒狎戲惟奮勵讀書治春秋從叔父憲副彭珣學屬文
輒有驚人語珣喜謂他日必為宗工及領鄉薦入國學祭
酒李時勉尤以公輔期待之正統戊辰會試第二廷對賜

進士第一初謝恩以夜坐久誤入朝被劾 上惟命錦衣
衛尋而已盖

聖明倉卒應變而保全愛恤儒臣之心至矣及就鴻臚習儀大
鴻臚厲色詰其誤事之由時舉止殊從容唯唯謝過而已
人以是服其量已巳秋

英廟北狩 邨王監國被命同商輅入內閣與陳循諸老遊時
雖晚進積學素履為 上所眷注時繼母余卒乞終喪不
許尋陞翰林院侍讀景泰元年賜金帶及五品服復上疏
力求終制從之三年壬申服除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
七年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卿仍兼侍讀

英廟復辟之元年九月召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曰爾是正統十三年狀元耶時對曰臣不才誤蒙

聖恩接擢至今感戴不忘因叩頭者三又問曰第二名陳鑑第三名是岳正對曰然又問今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四十二上笑曰正好用事出外與酒飯去時叩頭退已而命下復入內閣典機以前職兼翰林院學士上方倚任李賢有事數召面議賢退必謀諸時則竭忠據理以告之有不可者不肯詭隨初或意相忤久之心服其諒直語入曰彭公真君子也戊寅春二月皇烈慈壽皇太后尊號

詔告天下

詔草已進訖時謂李賢曰此事前所未有宜有 恩典及人李曰一年兩赦數赦非所宜時曰非謂赦也但行優老之政為宜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八十與官帶是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思如此恩典斯與上徽號相稱李賢喜曰是即擬仁政數條進呈上大悅命即行之是年十月十日扈 駕校獵南海子海子距城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關四門綜以周垣中有水泉三處獐鹿雉兔不可以數計籍海戶千餘守視每獵則海戶合圍縱騎士馳射於中亦所以訓武也是日扈從官皆蒙頒賜獐鹿雉兔而內閣三人比諸人差厚乙卯四月六日 賜時等

遊西苑五月五日賜文武官走驃騎于後苑七月賜特同
 內閣學士三人及尚書馬昂遊南城俱宴畢而回庚辰春
 廷試進士第一甲得王一夔等三人以後數日 上召李
 賢諭曰永樂宣德中咸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
 正當者二十餘人為庶吉士止選北方人不用南人南方
 若有似彭時者方選取賢出以語時時疑賢欲抑南人進
 北人故為此語因應之曰立賢無方何分南北賢曰果
 上意也柰何已而太監牛玉復傳 上命如前令內閣會吏部
 同選時對王曰南方士人豈獨時比優於時者亦其多也
 牛玉笑曰且選來看是日賢與三人同詣吏部考選得十

五人南方止三人而江南惟張元禎得與四月六日

上御南薰殿召王翱李賢馬昂呂原與時五人入侍命內侍鼓
 琴者凡三人皆年十五六者

上曰琴音和平足以養性情曩在南宮自撫一二曲今不暇及
 矣所傳曲調得於太監李永昌永昌歷事 先帝最精於

琴是三人者皆不及也賢等對曰由此不輟亦可精妙因
 皆叩頭曰願 皇上歌南風之詩以解民愠 上起人賜

金鑲鶴頂博帶一條十月二十二日 上御西海閱將臣
 騎射召時等五人入侍是日所閱皆侯伯都督指揮指揮
 隸三營把總管操者總兵官會昌侯孫繼宗廣寧侯劉安

懷寧伯孫鏗都督趙輔具名籍進呈令逐一馳馬射箭以
三箭為率

上親按籍記中否有中二箭或中一箭者其有不中而引弓發
矢可觀者比中例試畢賜寶鈔有差仍賜賢治時五人各
鈔一千貫是年十一月試御馬監勇士騎射亦如之先次
有畏避不趨事者罪黜之自是將士畏威知所奮勵天順
末錦衣衛指揮使門達日見寵任忌文達與相軋陰中傷
之 上曰李且得罪行專用彭某中貴以語時愕然曰李
公何遽至此因為力辯其誣語聞文達得釋又河南有衛
官頗強橫凌人用事者誣其謀反門達煨煉成之時曰人

可輕殺耶具言於 上竟得從未減活其家數十人一日

病咳 上遣太監牛玉視疾牛嘆其居室朴陋入言之

上欲為營第適駕宴不果自甲申正月朔日以後 上不豫猶
每日裁決萬機如常至初十來疾大漸乃處置後事命太
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其一東宮即位過百日成婚其二
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其四殯斂器服語意
詳盡皆合天理當人心書畢且命牛玉曰將去閣下看令
為朕潤色之既至時等驚愕曰何至是牛玉曰

上意亦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用何妨時等欽誦畢皆嘆曰所
言闕大體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不須潤色言畢時不覺下淚牛玉備以前言復命且曰彭某猶悲愴上聞之亦隕涕已而曰且收着待我去後遵行次日王出道其詳因曰上英備從來不墮淚今若此事可知矣至十七日駕遂崩焉次日早憲皇披髮衣素出後右門召內閣學士李賢陳文洎時并文武執政大臣至前諭曰父皇賓天爾等盡心輔佐因泣下羣臣皆俯伏號哭良久乃起叩頭而退是日有旨命太監劉永誠夏時傅恭會昌侯孫繼宗懷寧伯孫鏗尚書王翱李賢年富馬昂侍郎陳文并時為議事會衆官計議處置軍國重事遵

宣德十年例也預列者皆荷銀幣之賜及憲皇嗣統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故二十三日議上兩宮徽號內臣夏時懷逢迎心倡言曰錢久病只尊所生母為太后李賢曰今日合尊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為此舉反遺所當尊豈不乖戾大失人心於聖德所損多矣李言是夏曰待請命既入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為皇帝母當為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耶宣德自有例李色變知事不成因目時曰爾執筆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

內閣行實 四卷 二
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既如此便照例寫讓表牛亦助其言
時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為人臣子
者若阿諛從順是萬世罪人也同議者心知不可皆不發
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厲詞曰你每偏會懷二心恐追
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曰

太祖 太宗神靈在上誰敢有二心 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
害而為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為欲全

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衆乃曰
如此是好夏色少怡遂再入請 命良久出口曰得

上位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

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既是同尊如何又要分別時
曰二字好稱呼非有寓尊卑於其間也衆曰然乃以慈懿
二字加其上是日同議懼逆夏意有後患隱然不言惟李
開端時極力繼其後賴 皇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
勸諭 仁壽宮以成大禮 仁孝之德於茲可見矣後數
日太監覃包至閣下言曰同尊二母是 上位本心但屈
於親母有難言者而不知禮之人且欲逢迎於其間非二
先生力爭幾誤大事為大臣正當如此彼默默者徒享厚
祿何為時同僚有未發言者面聽覃語深有慙色至營造
山陵時與同僚李賢陳文計曰前日費事周折如此今文

宮宜從權作三位庶日後兩全其美李曰然遂具疏言之已而內臣傳

聖旨曰所言固有理但洪武以來制度只雙冗未可輕易仍令諸大臣同議及議夏太監堅言不可衆顧望不言乃已是秋命同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二月

上行耕籍禮時在九推之列三月

上幸大學行釋奠先師禮用大臣八人分獻時分獻西哲二年丙戌乞歸省詔馳驛往還遣太監許安致道里費長隨張敬護送抵家未踰月手勅促還朝丁亥二月至京

上慰勞之六月以四川宣府遼東地震上疏陳六事皆規切時

政八月總裁

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四年戊子夏陳莊靖卒時上疏言臣才識迂陋今冒居閣首僚何以下副群望乞妙選出衆才賢擢居前任

上曰卿輔導有年才識老成何以辭為會 慈懿太后崩詔大臣議塋所衆相視莫敢先發時曰 梓宮當合塋裕陵主當祔廟此一定禮無可議者具疏引漢文帝合塋呂后宋仁宗合塋劉后故事乞念綱常之大體 先宗之心必求其至當此實綱常典禮萬一有違在廷百臣將有言之宗室親王將有言之天下之大萬世之遠亦將有言之豈得

保其終無據理改而從正者乎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
允時與在廷文武羣臣伏文華殿以請或至嗚咽泣下
上為之感動卒從禮制是秋彗星見越三台時上疏乞痛加脩
省而謂外庭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為至急望正名
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為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進退皆宜斷
自宸衷不宜專任臣下如平昔察知其人或召吏部面議
或召臣等參詳庶權出於 上皆嘉納之七月間陝西奏
報平涼府屬縣土達滿四糾眾劫掠四出勢甚張皇時疑
此後服役既久今忽反必有不得已者謂

勅鎮守官追問激變之故行間參將劉清禦賊敗績報至兵部

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殺賊已而聲息益急復請
調京軍往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
忠未至寧夏陝西二處官軍不待延綏兵至輕進大敗死
者數千人軍器悉為其所得報至京師輿情驚駭是時賊
雖再勝聞 朝廷遣將出師遂退保石城山劉項領兵近
山分為七路圍之戒前失深溝高壘不輕與戰有副將毛
忠恃勇自領銳卒登山仰攻之復敗劬京師士夫聞失副
將益危懼以為安史復出兵部尚書程信恐劉不勝任輒
請 命撫寧侯朱永再領 京軍及遣兵四萬以往

命已下撫寧難其事奏定賞格謂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襲

指揮使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其賞亦然時見其張大欲
止之然難於遽止請令姑整軍裝待有急報啓行至十一
月頃知賊被圍已別命將亦不敢止但奏宜令總兵星馳
赴援倘不日破賊則一面奏報比奏至 上命太監懷許
黃三人召兵部於閣下計議程問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曰
前者賊若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
固不一兩日賊必窮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商取時
言曰觀項布置賊不足憂矣程意不平曰頃今退在平涼
亦不可知何為謂圍守耶尚書白圭侍郎李震相顧不言
時曰彼分布已定無故何以退且京軍行何時可到程曰

來年二三月時曰如此則緩不及事矣事之成敗只在歲
終然以項奏詞觀之勝可必矣京軍不行為宜諸太監皆
曰然因問邊軍去否時曰邊軍亦不必去商曰邊軍去無
害也乃令邊軍行留京軍住營將不遣程又請差錦衣衛
千戶一人去看動靜已准行矣時聞請止之曰去看無益
徒失將士心程忿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
然後發兵去衆不察羣然附和以為止軍不行必失關中
相知者咸為時懼私問曰止軍不發何所見時曰觀項疏
曲折知賊決可平靖但彼既聞已遣將亦不敢自任故也
衆猶不信洵洵益甚至十一月二十邊捷至知以十月二

十一日執滿四等賊寨米平群言始息次年正月解滿四等三百餘人至京太監親問之乃云被劉清并指揮馮傑剝削不過且又追捕為盜不得已遂反非有他也因下劉清馮傑於獄鞠問得實誅之中外稱快

上喜賜俘奴一人改吏部尚書五年己丑冬無雪上疏言自古旱災皆由下民困苦怨嗟之氣感動天變而致近日光祿寺之買辦各城門之抽分括剋大甚而獻玳珠寶石者私賄估値之人倍增其直以規取府庫以萬民之供輸而為奸人之所侵奪伏望盡革其弊以惠生民

上是其言京師為之踴躍七年辛卯十一月某復見上疏言德政之要其一乞崇正道而毋惑於佛事其二乞謹命令之傳度事出於一而無詐偽其三請退朝之暇延接大臣而議政事無問軍民之休戚訪人才之賢否察治體風俗之得失其四言近聞嬖倖無故而受金帛者多工匠無故而冒官職者眾是賞太濫也或罪不應謫戍而謫者或罪不應死而死者是刑太深也宜節賞慎刑以遵成憲其五乞以古之聖賢為法聽受羣言勿惡其切直勿忽其迂遠苟當理者宜即行之其六言股肱之臣耳目之司近多主於奉承而嫖於違覆直行已意而不加斟酌乞戒勵各官慎脩厥職職股肱者事有不可宜再三執奏毋率意而行司

耳目者遇事為民蠹宜即劾奏毋循情而默廢百官知勵
興起事功其七乞清理三營草場減退豪勢莊田嚴有司
培尅之禁庶軍民得所邦國永寧

上然之且曰卿等宜益勉佐理太監劉永成沒或言其有軍功
宜追封為伯時力爭之或曰自古有封王侯者時曰此盛
世事耶

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八年壬辰天下水旱相仍時
復上疏言時政闕失乞放歸田里不許十一年乙未正月
陞少保尋復病蓋自己丑以后凡七在告

上輒命醫視疾遣內臣致猪羊鷄鵝酒米之賜踰日不出則必

再遣焉三月病革衣冠端坐徐言曰死生常理不足驚但
冒居大位上不能報國下不能養老父耳無一語及私問
之亦不應是夕遂不起贈太師謚文憲時資稟既異加以
學問之純自少至老敬謹如一日閒居無惰意行則兩手
常端拱飲食不聞匕筯聲尤不喜紛華先後蒙賞賚白金
幾千兩綵幣數百鈔十萬緡冠帶衣服書箱器玩鞍馬飲
食之類有加而時處之泊然終歲不一二宴會會未嘗有
音樂於物尤愛惜雖片楮寸墨未嘗輕擲然非其義一毫
不苟取與人接有和色無疾言無喧笑諧譁聲至於論辯
事理則確然有不可拔者交朋友久而益敬人有善稱道

之唯恐其不章論薦人才未嘗私以語其人常一典應天府鄉試一主考會試四為廷讀卷官皆稱得人大臣間為新進所媒孽者必反覆辯折且以愛惜人才之意上達言官以語或為過被譴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賴以全者甚衆

菽園雜記云前代賜諸侯有湯沐邑賜公主有脂粉田而皇莊則未聞也今所謂皇莊大率皆國初牧地及民田耳一歲計之入有內官掌之以為乘輿供奉然

國家富有天下尺地莫非其地府庫倉廩莫非其財而又有皇莊以為已有此固衆人所不識也聞大臣彭文憲嘗言之其疏留中不出而言官不聞有議乞革罷者何邪或云正統天順間尚無之

閣學記云予觀可齋記乃見文憲公之貞朴非若文達公之多智也及讀國史謂時端嚴慎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政事於乎今之君子何獨不然温室之對可為永鑒也已

○江淵字世用四川重慶府江津縣人天資明英才學克裕中宣德五年庚戌科進士時東宮已建

上欲選進士之尤者使積學以備宮僚之選勅禮部尚書胡濙選年少美質者三十人入試

上在齋宮親授題曰用人何以得其方命大學士楊溥掄次得
三山薩琦與淵等八人與列 詔賜襲衣冠帶有司給燈
油房屋皂隸命太和王直率之讀中秘書正統元年績成
授翰林院編脩十年乙丑同考會試尋陞侍讀十二年選
入東閣進學十四年陞刑部右侍郎土木之變徐有貞倡
議南遷被太監金英扶出淵直左掖門問之徐曰吾主南
遷不合矣淵入昌言固守之策遂見稱賞會虜至京城西
北關外都督孫鏜營于城西命淵叅其軍及虜退尋改戶
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景泰元年大理丞
薛瑄自松潘督餉還懇乞致仕淵上疏留之以慰人望二
年命主考會試得吳匯等二百人如余子俊馬文升秦紘
楊守陳柯潛王俱林鶚高明董俱為時名卿本年尋命巡
視淮徐諸郡淵條奏三事一淮之常盈徐之廣運儲倉俱
在城外宜築月城以守之一天津為北河之會鳳陽為中
都之會宜放操軍以守之一河南為中原之要地北平為
京師之巨甸宜選民兵以守之疏上命所司議行三年與
湯儲事加太子少師仍無前職七年丙子春于少保病在
告 上諭旨內閣求一人協同之時淵在內閣每為同事
者沮抑常垂涎代于諸閣老窺其意乘此謂之曰與權任
不輕非江先生不可淵欣然不辭乃屬商輅具擬內批陳

循王文入商所指畫掌中作江工石兵四字商輅悟領之
明日旨出調工部石璞於兵部淵補工部大憲失望明年
英廟復位與陳循輩俱謫戍鐵嶺後石亨敗復其官淵清勤簡
靜善文詞但入閣未有建明每沮抑於同事者黃竑湯儲
之奏人謂出於淵筆史館多以為然惟丘濬獨曰聞當時
竑殺其兄為此覲免罪耳且廣西書奏用土紙易辦也索
其奏驗之果廣西紙其疑乃白所著有觀光錦榮鳴玉全
生休休子等集

閣學記云予觀景泰時陳循柄國凡厥有猷有為者咸程
厥能效厥用然而任怨大深操權太重怨叢則衆怒摧踰
則生疑如江時用等才固可取而志亦可恤也循之明於
知人暗於知己又胡足恤乎

○王一寧字 浙江台州府仙居縣人幼負異質十三歲
能詩父峻任國子監丞一寧以竒童薦

仁廟在青宮時召賦銀河詩并令鼓琴嘉之送國子監肄業登
永樂戊戌進士授工部主事尋改吏部稽勲司主事供奉
文華殿宣德初年秩滿改翰林院脩撰正統三年實錄成進
侍講四年己未同考會試十三年陞禮部右侍郎同曹鼐
薦教庶吉士萬安等十四年命督湖廣軍餉被劾召還景
泰元年以中官王誠曾受學力薦命以禮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入閣三年與易儲議加太子少師仍無前二職一寧在位以軟熟希世不能自立未幾卒于官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謚文通

閣學記云古之英傑之起也固不拘其類後世則不然乃若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之儔或以他技進卒敗其身而動搖宗社故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王君始由狎客射策甲科終由佞倖司論秘閣君子奚取焉亦以寓勸戒焉爾

○蕭鎡字孟勤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幼失怙恃成童穎悟絕倫登宣德丁未進士需次于家初

宣宗欽選進士之尤者績學以備官僚既命楊溥掄宣德五年進士得三山薩琦等八人與列作養後又勅通取二年五年八年進士召試於文華殿取二十人鎡為首通前二十人如永樂間應二十八宿之數正統元年授翰林院編脩三年預脩

宣朝實錄成陞侍讀十二年國子監祭酒李時勉乞休命鎡代陞國子監祭酒景泰元年以老疾辭監丞鮑相合國子生三千人請留如楊城故事

景皇可之仍復舊尋命充經筵講官二年景帝幸學命坐講鎡講書經臯陶篇天聰明一章稱旨尋進戶

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三年羣臣議易儲鎡曰無易樹子伯者所禁况天朝乎不聽尋加太子少師時

上已立已子為皇子鎡因天變上疏指切時政自是不復召見七年會修天下郡志通鑑綱目續編成命兼戶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明年景皇不豫太監興安詔羣臣請復立東宮僉謂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陳循輩知之侍郎李賢曰會議問鎡鎡曰既退不可再於是人疑內閣有異謀而奪門之兵起矣

英廟復位削鎡為民退居八年築別墅于南臯號曰尚約人因稱尚約先生所著有成均集詞垣集尚約集歲于家

閣學記云予觀立文莊贊辭謂鎡蒼然古色淵然德光進有所施舍可以蔽知鎡為人可也及讀國史稱鎡言動溫雅性多猜忌遇事亦多退避方景泰易儲時則顯言以爭及加宮秩則醜顏以受是遵何德者哉

○王文字千之初名強直隸保定府束鹿縣人永樂中由鄉薦計偕於京師

文皇帝命選下第舉人給冠帶入胄監文與馬辛丑登進士擢監察御史有能聲宣德中與同官王翱于謙咸為都御史顧佐所稱許時彰德妖寇張普祥謀逆

宣廟簡命往治事平還奏稱旨欽改名文擢陝西按察使正統

四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兼理軍務五年入
為大理寺卿七年夏大旱上命中貴興安審成獄文片
言折之衆皆輸服未幾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理院事時冢
宰郭璉貪墨文疏其罪人皆憚之及大理寺少卿薛瑄忤
太監王振文希振意誣瑄出入人罪繫獄處以死及見振
跪門外俛首向北以是為公論所斥十年代陳鑑鎮陝西
十四年也先犯順當國者移文沿邊斂民入城以避其鋒
文謂黠虜逆天神人共憤不宜驚擾以惑民心關中安堵
如故尋召還轉左都御史景皇泣祚優禮有加遂席藜
枯寵不能容物景泰元年也先遣使請送

駕還京朝議未定有一揭帖語多文而切直大槩言今日奉迎
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禮部尚書
胡濙得之大學士高穀因與吏部尚書王直等議封進文
曰匿名文書不得言及給事中葉盛林聰等請禮科草疏
同上得肯繳進文有憂色曰諸公勿累小子喫牢飯也
其量隘如此及

英廟將旋禮部議迎復文復厲聲曰來孰以為來耶黠虜豈誠
真不索金帛不索土地孰以為來耶衆畏文不敢言多忿
恨之卒主迎復三年見濟生廣西奸人黃瑤建易儲之議
析免死罪命廷臣會議文首云當立衆唯唯因具疏令羣

臣署各給事中林聰曰太子已立無過當置何地文怒瞋
之林不得已亦署而見濟竟立易 茂陵為沂王未幾御
史王溥希文旨構林為甥教官某營美地詔多官訊之文
抑林受賂不承乃入以大臣專擅選法律斬賴胡濙以言
語 上獲免本年大學士高穀以陳循獨見寵任引知己
自助值文與中官王誠結為兄弟謀入閣議增員穀遂薦
文入閣改吏部尚書無翰林院學士叅預機務文疏舉官
賑民數事悉納行之五年蘇松大水民飢貸粟富室不與
遂焚其廬舍蹈海以避罪命文廡之文以謀叛族其家賴
大理寺卿薛瑄抗章辯之獲免者衆事竣陞少保兼吏部

尚書東閣大學士七年夏寰宇通志成命無謹身殿大學
士秋八月順天鄉試文子倫不第與大學士陳循訐奏考
官劉儼不公欲抵之罪於是阿附者得特賜舉人八年
景皇不豫羣臣請復立茂陵文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
意在誰於是人益疑之

英朝復辟言者首論于謙王文迎立外藩擅易儲宮廷鞫文力
辯謙不言遂同戮于市後其子倫改名宗彝仕至南京禮
部尚書訐雪父冤詔復其官加太保謚毅愍

殿學記云予觀國史謂文為人深沉剛果屢鎮大藩兩總
憲政每廷議百官莫敢先發文以一二語裁決與陳鑑交

代一揖之外未嘗接談及入閣毅然欲有所為即茲以觀其志果其情深其才充其氣溢迺若私詆考官廷詰獄吏誣薛文清以死又何險也

瑣綴錄云景泰五年御史鍾同即中章綸合奏復正東宮下獄時兵部進士楊集以書上于謙畧曰奸人黃瑤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為脫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賞而畧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高崇李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知安州集常熟人字浩然我朝進士選知州始此

天順目錄云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泰病亟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乃曰既退不可再賢即逆其有異謀也文又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賢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說于石亨輩王文于謙已遣人賈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也即于十七日早帶兵入朝詣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日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駕其說于石

亨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行拏數人掌兵者共謀立
 上皇中官吉祥特昇輩白于 太后寫勅旨與亨輩成此事遂
 以為王文輩為大逆奸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
 輩不過因于謙平日為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
 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圖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
 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
 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捨命舉此大事以為
 社稷之功

上益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萑納賄擅作威福冒濫
 官爵發情妄為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貞亦與迎

駕之謀特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
 循輩未幾有貞亦為亨所嫉而出之人以為天道好還不
 意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之好還矣
 可齋雜記云東康王公自正統中任都御史甚有名譽晚
 與中貴王誠厚相結納欲入內閣是時閣下已有陳高蕭
 江商伍人矣而王難言私以語高高遂為具奏請添入有
 不拘煩劇閑散之語及會議陳不知其意謬曰我於煩劇
 中舉蕭維禎高遂曰我舉王文奏上果用王當時人皆駭
 愕多咎陳欲私鄉人故激成此事然不知陳無意而高有
 意也高之意惟商公知之商以語予如此云

徐有貞初名珪字元玉世為直隸蘇州府吳縣人幼從父震以徙京師性穎異年十二三已能古文詞卓然出諸生上少長再學于都憲思菴吳先生學益進文益奇已有用世意其議論所發往往出人意料表思菴曰子欲求仕乎乃率之見國子祭酒顧菴胡先生請授進士業時顧菴以事稱病不出坐卧一土床雖親故至皆伏枕與語初見頗以幼小易之既而使面賦一詩援筆立就皆老成句顧菴為之蹶然起而循牀行極加稱賞遂以其業授之學未幾月即了其義宣德七年年二十三中順天府鄉試明年登進士第

宣廟慎簡進士以備官僚勅通取二年五年八年進士召試文華殿取蕭鎡與珪等為翰林庶吉士其數上視列宿後績成

宣廟御便殿悉召試之擢珪第一即日授翰林院編脩既入翰林不屑以文凡軍旅刑獄水利之數無不講求其法而欲通之或曰公職業在文字事此奚為珪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吾恐學之已無及矣聞者壯之宣宗崩預脩實錄纂述之際多所補益尋簡命脩玉牒五倫君鑒等書再遷侍講思

英宗之世承平日久上疏言武備事凡數千言上嘉納之及

十四年土木之變北虜犯順京師戒嚴 朝廷以內閣政
 機重繁欲增一二人程素善錦衣劉揮使薦于太監金英
 召至左順門問計程妄占天象倡議南遷兵部尚書于謙
 斥之于廷又為太監金英所鄙遂懷悵惘本年假監察御
 史分守河南彰德府得民兵數萬人虜退召還復侍讀景
 泰元年選充經筵講官二年程因累薦不允一日為陳循
 推命侑以玉帝曰推先生命玉帶至矣故敢以獻循受之
 乃教程曰汝當更名毋使內家習知也即更名有貞本年
 祭酒員缺有貞嚮意補之時用人決于少保于謙有貞托
 門生楊且為請以保固意從之因中使言於

景皇帝 上諭于謙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存心奸邪豈堪為
 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被他教壞了心術于
 謙無所對惟叩頭謝而已有貞不得知遂啣于謙三年以
 易儲事轉左春坊左諭德乃兼侍讀四年河決山東張秋
 衝開堤三百里饑道阻絕有詔朝堂舉能治者有貞請行
 特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往視水災有貞奏曰凡平水土
 在知天時地利人事三者天時既經地利亦締人事庶可
 施也今欲林之請先疏其勢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
 其淤因為之方以時節宜一曰置造水門二曰開分水河
 三曰挑濬運河於是命督軍夫三十萬脩築至則作渠起

張秋至衛沁凡河流傍出者堰之凡作堰九長袤皆至萬丈障水北歸漕河於是始築其缺作水門大堰虹堤交相扞禦比七年成功陞左副都御史掌院事八年丁丑正月景皇不豫大學士陳循等共議請復茂陵因節假本未上會都督張軌張輓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之謀會有貞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畷為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啟議軌等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乾象亟下附軌等云謀必在今日軌云今虜騎薄都城柰

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肯之後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決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矣歸人不歸鬼遂往會軌亨吉祥王驥揚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聞長安門內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迄有貞取鑰投水竇拜軌等莫知之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輒行軌顧問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鑰固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

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黥無燈火軌等入
見

英廟燭下獨出呼軌曰爾等何為皆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輦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助挽以前
掖

英廟獨登輦有貞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月光輝

上顧問有貞等卿為誰各對其官其有貞等前道密邇屬車既
升 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舉前者武士以推欲擊有貞
上叱止之時黼座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

上陞座鼓鍾鳴羣臣入賀于是朝野懽騰以為復見太平本遂

不進未踰時旨下擒于謙王文等以其迎立外藩故也有
貞以翊戴功依舊職兼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兼學士掌
內閣事初廷詰迎立之蹟無實可驗左都御史蕭惟禎等
則謂于其等意欲迎立外藩以危宗社奏上

英廟持之有貞進曰非此則今日之舉為無名由是議決于謙
王文殺死棄市商輅免為民陳循等編戎伍有貞以已乃
謀首功冠文武論於 上前乃錫以奉天翊運守正文臣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食祿一千一百石賜券子孫
世襲指揮使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有貞既錫爵
崔龍傾朝始凡批各制旨皆出閣臣後入宦寺手至是有

貞復請歸閣閣豎浸失崔迨曹石于有貞以事輒不從去
自陳請於

上有貞復諫止每節縮恩典益銜之會御史楊瑄劾曹石不法
事中批令銓曹記瑄名曹石愈憾 上與有貞多屏人語
曹石乃令小豎竊伏聽之以聞 上果驚疑有貞嘗直下
有貞及李賢于獄是日雷電雨雹大風拔木乃被赦旨出
有貞為廣東叅政行至德州曹石因造奏誅毀朝政多危
語假給事中李秉燾名下之李時已丁艱去曹石以貌類
一人持奏入接本小豎視其牘其長言大人說何事有許
多文字其人 不語豎觀懸牌吏科給事中也奏入明日朝

召其人則亡之矣逮捕甚急忝尉妄持一人入示小豎豎
曰非也昨肥而髯今瘠無鬚乃復大稜常熟張廷端以寫
作遊都下捕者視其貌惟肖且吳語也取以入加掠亡狀
後乃得李竟死酷烈之下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所
密泰州布衣馬士權及其官某吏共為之而滅其迹耳遂
收四人及徐家屬下詔獄加之酷烈益甚頻死數四竟無
狀馬尤毒曹馬曰今欲吾三人何所承行刑官曰徐有貞
欲作逆與汝三人同謀先為此以惑 朝廷士權顯建計
某某執筆作狀揚某書騰之士權大呼曰徐有貞欲使今
皇帝為堯舜之君今百姓為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其他刑

官不能折獄竟不成乃命取誥券出示三法司刑部侍郎
劉廣衡等劾奏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
神禹敢以定策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宜戮市曹會
承天門災乃宥之編置雲南金齒為民及曹吉祥石亨張
輓相繼伏誅 上御奉天門論及人材謂李賢曰徐有貞
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乃石亨張輓輩害之耳茲若
不宥後世其謂何特命戶部移文還其家成化元年復冠
帶九年卒于家壽六十六所著有史斷文集若干卷
天順目錄云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人猶飢窘已
發內帑銀參萬兩賑濟有司以為不敷乞增之

上召有貞與賢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貞怫然曰不可不知其
弊者以為可臣常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沾惠俱為里老
書手得之賢曰雖有矣此尤勝于無銀

上曰增銀是也吉祥亦曰 朝廷錢財如山不必吝惜有貞不
得已從之遂增銀四萬兩有貞退而不樂賢曰先生悞矣
朝廷欲出內帑濟飢民而我輩反沮之萬一迫而為盜責將誰
歸蓋其初不論可否惟欲事事出于已古之人惟其事之
當而後之不必出于已也後 上亦覺有貞之非常曰如
增銀濟民一事有貞不然先生之言其謬如此

野記云武功方被殊眷劉原溥謂曰公氣甚不佳適與天

氣合公將不免武功曰柰何劉曰天上金氣甚沴應當在公既而果罹其咎

瑣綴錄云

英廟初復辟徐有貞等咲言宮誣劾王于二少保等以召立外藩不執事至謂事雖傳聞情實難容下多官會問于挽手不辯但言辯也死不辯也死 朝廷赦得我衆人亦不肯惟王千之條折折辯衆莫能難蕭都憲維禎謂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總兵張賜即封太平侯者瞋目語蕭都御史云此輩自犯如何謂出

朝廷蕭若不聞時刑部侍郎劉清旁欲回語張賜怒叱之曰

看你這等背臉也不是這才料而一時附勢者皆軒軒然刑科給事中尹旻當衆奮然攘臂拳踢王于二公且謂此二奸臣正好毆識者含咲越明日有貞等遂陞旻通政司叅議後有貞欺王于事亦昭雪旻頗慚悔掩護不及矣又云武功奮志疾惡湯都閫胤績謂曰省齊誤矣公曰東谷亦為是言耶湯曰公身在殿上乃可推人下階公自立庭下乃欲挽殿中人出乎公默然

寓圃記云馬士權泰州人讓官于弟寓京師教授博極群書多與學士先生游劉元博徐有貞輩尤疑必徃質士權故與徐尤厚天順元年石亨曹欽等引有貞共為南城之

計不久權勢相拉疑有貞文臣不時見上將為所間遂構其事自武功伯降廣東叅政猶慮其復起必欲殺之令人偽造奏本毀謗朝政假丁憂給事中李秉彝進上令大索李至拷掠竟死石曹因譖有貞怨望使親信馬士權為此而滅其迹

上命權臣門達分遣邏卒捉有貞于途收士權等俱下錦衣獄達陳諸惡刑於廷必欲士權承以及有貞士權遍嘗幾死者數數終無一言若少齟齬及有貞矣七月二十五日以天變得釋有貞出獄感士權許以一女嫁其子以奉湯藥洒泣而別天順四年有貞自金齒歸蘇士權自泰州來謂

欲成婚約有貞頗有難色士權辭曰貧儒不能當侯家女有貞遂從其言而以微物贈之士權略無怏怏意將行余偶見士權于劉宗序所貌甚鄙陋長不踰五尺論雄偉氣節凜然無一言以及徐真信義士也

菽園雜記云武功伯徐公金齒之謫或以太監曹吉祥構讒害之非也聞

上皇復位時稱兵南內者以于謙輩迎立外藩為辭故論功行賞謂之奪門有功時石亨由武清侯進封忠國公都督張軹封文安伯張軹封太平侯公由左僉都御史封武功伯楊善由鴻臚卿封興濟伯其餘都指揮以下陞職有差未

幾

慈烈皇太后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

英宗始悟其寃而悔之又常以問李文達公公曰天下

陛下之所固有誰得而奪之此輩欲圖富貴妄生事端耳由此

削奪諸封爵及軍職功陞者公金齒之謫石亨詔獄之死

殆若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耳

寓圃雜記云天順五年七月十三日余與劉宗序同詣武

功徐先生日巳午尚未盥櫛坐久方出即問曰二子曾見

夜來天象否吾二人對無所見先生徐曰宦官之禍作矣

我被曹吉祥所害至此其禍尤甚于我也二人復唯唯而

退是月吉祥之姪欽果反誅連及祥焉

殿學記云予觀吳志謂有貞短小精悍其學自天文地理

兵法河渠陰陽方術無不通貫及讀其所為漕河碑闕博

爾雅當時詞臣無出其右然其心術險賊急嗜功利首倡

南遷繼謀奪門比昵奸回屠謀忠良金齒之行亦天道也

○許彬字道中山東兗州府寧陽縣人初以文學名登永樂

乙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九年授檢討宣德中秩滿

陞脩撰正統十四年曹鼐推舉提督四夷館九月陞大理

寺少卿十月陞太常寺卿景泰元年

英廟北還議遣近臣迎 駕沙漠彬毅然請行曰主辱臣死分

也八月辛酉也先為土臺設座于上率衆首拜奉辭

太上皇進良馬貂皮遣得知院等護送至野狐嶺仍遣五百騎

送至宣府彬謁見 太上命書罪已詔勅諭文武群臣仍

遣彬祭土木陣亡官軍以此受知

英廟景泰末年 景皇有疾都督張輓張軌武清侯石亨太監

曹吉祥鴻臚楊善主復辟以南城之謀扣彬彬曰此社稷

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為矣盍圖之徐元玉軌等說其言

就徐議徐覽步乾象遂成取日之功

英廟復辟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彬既入相鄙劣

放曠一日朝退上東閣階峻雪滑彬失脚傾仆倒流匍匐

復上徐有貞俛首側項噉然而笑殊失觀儀僉鄙斥之天

順元年會試又囑考官私取其子許起一時浮議詩評競

起有閣老賢郎真慷慨之句蓋刺之也會

英廟用岳正入相乃謂正曰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

矣未幾石亨憾岳正忤已并及于彬調南京禮部侍郎尋

謫陝西叅政五年石亨敗乃復其官卒贈禮部尚書謚襄

敏

閣學記云予觀天順目錄及袁彬李實楊善記行記乃知

許道中之大節亦不可誣也夫晉之懷愍宋之徽欽蓋輿

奔播于龍沙哀藻蒙塵于狼胥良以中國諸臣狃于細節

闇于遐覽拘于瑣務暗于遠圖未有若我朝

英廟之全福而諸臣建策遠出晉宋之上如許道中者其亦詞

林中之翹楚矣乎

瑣綴錄云天順初元會試同考官多出於權貴所薦引及

揭曉日錄文繆誤去取徇情謗議洶洶無名詩詞紛然雜

出一排律云 聖主開科取俊良主司迷繆更荒唐薛瑄

性理難包括錢溥春秋欠主張吳節只知貪賄賂孫賢全

不曉文章問仁既是無顏子配祭如何有大王告子冒名

當問罪周公係井亦非常閣老賢郎真慷慨總兵令姪亦

軒昂榜上有名誰不羨至公堂作至私堂蓋許道中之子

石亨之姪皆以私取而錄文論語題節去顏子起克已復

禮為仁孟義本公都子之言而云告子故詩中偈言之其

他招議祭文不可勝紀

內閣行實卷之四終



文化己巳

四卷

廿七

